

影评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： 轻描淡写，只因爱得足够深沉

□孙雁冰



苦难很重，讲得很“轻”

“过番”的苦和难是时代的苦和方方面面的难，电影却处理得很克制，任由观众自行代入生活经验，“脑补”电影欲说还休的部分。

“郑木生”们在异国他乡做着最苦的体力活，电影只在信上写一句“暹罗没有春天”；

大火烧光谢南枝父女的，电影只让观众在谢父叫卖无米糍时“笑中带泪”；

叶淑柔一人带大三个孩子的不易，电影只借阿嬷之口轻叹，“你走得那么早，这么多小孩她该怎么办呢？”

大雨中不慎落水的批脚，奋力打捞起的何止是侨批，更是家家户户的守望。

都是意在言外，轻轻拿起，又轻轻放下。

情怀很大，落笔很“小”

2013年“侨批档案”入选世界记忆名录。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，它既维系着小家，也支持着国家。这样宏大的主题，电影却落笔在小小的汉字上。

“人、口、手”——人在，就能靠双手挣钱、有一口饭吃——从拒绝在旅店开“汉字班”，到和孩子们一起学汉字，到将一生奉献给华侨子弟的中文教育，谢南枝的经历，是汉字和血脉在异国



扎根的过程。

含蓄继续，不忘根本。

爱情很美，写得“寻常”

阿公和阿嬷的爱情，没有海誓山盟，只有初见时少年直直的眼神、少女低头的微笑和手搓木头自行车，以及侨批上的具象化寻常。

“船行入夜，恰江上升明月，圆如玉坠，仿若身在故乡，似与你并肩共赏。”

“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，像极了家乡的春天，压了一朵在信中，望你也能闻到花香。”

不说思念，却字字思念。这是“从前慢”的旧式爱情，是“常觉亏欠”，是另一种形式的“重情重义”。即便是银信局的寻常少年，也能福至心灵说出一句“都说暹罗没有春天，但你就是我的春天”。

心中有爱，便能成诗。

悲伤很浓，看着很“淡”

阿嬷是个“淡人”。误以为阿公另组家庭，她只淡淡一句“现在才告诉我”，便放下照片绣花；多年后得知阿公早已去世，她只说“收橄榄了”转身就走；听完南枝的最后一封信，她说“我看看橄榄菜凉了没”。

1960年的七夕夜，年轻的阿嬷曾梦见木生衣锦归来，仍是少年模样。可惜她不知他已故去，她在信里写道，“梦醒行至寨门，闻溪水潺潺，方觉夜深。念你安康，好梦，即已知足。”

这是一个生死契阔的故事，阿嬷却把所有悲伤都融进了转身收橄榄的背影里——天会下雨，雨会把橄榄淋坏，生活还要继续，她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，这恰恰是对观众泪点的暴击。

看完近期热映的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余韵袅袅。电影大爆，归功于主创团队的审美能力。故事本身很简单，但主创们用了大量不易察觉的“反差”，让整部电影“出乎意料”。

恩情友情，除了爱情

我最喜欢的是主创对人物关系的处理，尤其是郑木生和谢南枝的关系——恩情友情，除了爱情。

南枝给淑柔写信的故事，源于导演听到的一些真实故事：有一个人下南洋过世，朋友冒充他寄钱回家；还有一个男人至死也没能回去，二房后来带着孩子回国告诉原配真相，那些年也是二房在寄钱给原配。

这样的故事被重新构思，成就了谢南枝的侠义形象。

木生对南枝有恩，救过她的父亲；他也启蒙了南枝识字，让她实现了由内而外的重建和自我使命的确认。南枝从此一个人养两个家，收养孩子、开办中文学校，她对父亲说，“我偏不做‘要走的仔’”，但比谁都走得更远。

忘了所有，除了思念

结尾，叶淑柔和谢南枝终于碰面。岁月让淑柔的“坚韧”破茧而出，又把“温柔”内化。而南枝已一头银发，忘记了所有，却记得淑柔，问她咸猪肉好不好吃。

忘了所有，唯独记得对你的思念。

她们早已“看见”彼此——她们一样善良坚韧，一样重情重义，都像那朵火红的木棉花，又以花的姿态长出了树的精神。

导演蓝鸿春专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，他的镜头语言里有一种文字和画面的通感；编剧四人中有三人来自潮汕，演员也多是潮汕籍素人，可以说是年轻一辈用电影给祖辈和土地“写”了一封情书。

电影之所以动人，其实就一个字“真”——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足够深沉，才有底气“轻描淡写”。

书市扫描



《读作家记》

作者：舒晋瑜

出版社：东方出版中心

出版时间：2026年5月

本书兼具人文温度与思想厚度，将宗璞、王蒙、贾平凹、苏童、格非等作家的印象与作品融于一体，用个性化笔触勾勒社会思想变迁的侧影，既有对文学人物的深情回望，更是借个人轨迹折射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，饱含着作者对于文学世界的真切认识与深沉体悟。



《此时此刻》

作者：鲁敏

出版社：花城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6年5月

这部小说以南方沿海沿江地带为叙事背景，书写主人公面对人生低谷重新出发，寻回人间情义的成长历程。作品直面人性贪婪、人生失落、生存困境与自我成长，描写当代人的中国式韧性、向阳而生的蓬勃生命力，以及与时代同频的精神面貌，刻画了专属于这个时代的性格与肖像。



《白日美人》

作者：王田

出版社：作家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6年5月

本书以细腻的女性视角，解构“漂泊”与“归属”的深层命题，探讨当代人共通的孤独、创伤与自我救赎之路。远赴欧洲的中国女性，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，完成独立人格在异质文化土壤里的觉醒与重构，映射全球化语境下如何重建自我，实现开放包容的跨文化认知。

戴骏华 文